

蒋述卓 李凤亮 / 主编

传媒时代的 文学存在方式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消费时代，文学的崇高在哪里？传媒时代，文学的诗意在哪儿？广告文本能搭起崇高的大厦吗？短信博客能建构诗意的家园吗？我们感受文学被挤压之痛，又期待文学最美的明天。

网络作家创造出来的戏仿性文本，与传统文学文本的关系殊为暧昧。这些网络文本既与传统文学文本有着不言自明的互文性对应关系，甚至可以说从中寄生而出，但是又处处反其道而行之。传统文学文本话语形态高雅、严肃，戏仿文学话语则形态粗俗、嬉笑无常。传统文学重精神轻物质，戏仿文学则鼓吹物质，嘲弄精神。传统文学思想主题立意高远，而戏仿文本的思想主题（如果有的话）无一例外地躲避崇高、消解深度。因此，可以说二者既是舞伴，也是对手，在争相相伴、相伴相争中，它们的舞姿画出了奇异的轨迹。

上架建议=学术 传媒

ISBN 978-7-5633-9675-7



9 787563 396757 >

定价：32.00 元

10-05
30

10-05
30

蒋述卓 李凤亮 / 主编

传媒时代的 文学存在方式

桂林
·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传媒时代的文学存在方式 / 蒋述卓, 李凤亮主编.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3

ISBN 978-7-5633-9675-7

I. 传… II. ①蒋…②李… III. 传播媒介—关系—文学—研究 IV. I0-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26663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 541001)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 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南宁诚兴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广西南宁市友爱南路 6 号 邮政编码: 530012)

开本: 690 mm × 990 mm 1/16

印张: 18.25 字数: 260 千字

2010 年 3 月第 1 版 201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32.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 录

1	... 引 言 传媒时代的文学性
5	... 第一章 瞳孔中的诗意:图像与文学
5	... 一、图像转型及其对文学的影响
12	... 二、图像时代文学存在方式的转变
19	... 三、图像艺术的文学性播撒
30	... 四、图像时代文学的调整与应对
35	... 第二章 有形与无形之间:影视与文学
35	... 一、影视文学性:此在存在
49	... 二、媒介转换:文学性的漂移与变异
59	... 三、“红色经典”改编:多维场域中的文学性生成
69	... 第三章 真实的谎言:广告与文学
69	... 一、传媒时代的文本越界
81	... 二、日常生活的文化诗学
93	... 三、广告文本的编码方式和表意策略
101	... 第四章 主体的隐匿与恣肆:网络与文学
101	... 一、网络的媒介特质与网络文学的特征
112	... 二、文学性的新地平线: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

122	...三、超真实的赛博空间与游荡的匿名主体
133	...第五章 公共性的私语:博客与文学
135	...一、文学的 Web2.0
144	...二、文学的死已经不死
155	...三、博客文学的五个关键词
172	...第六章 无线你的无限:短信与文学
174	...一、概念廓清与内涵厘定
181	...二、生存伦理与发展动力
187	...三、文学品质的联通与移动
201	...四、文化意蕴及对文学生态的影响
207	...第七章 规范之外的感性狐步:流行歌词与文学
208	...一、流行歌词“文学性”的呈现
221	...二、中国当代流行歌词中的“古典风”
236	...三、流行歌词的美学特质
245	...第八章 第三只眼看世界:媒体批评与文学
245	...一、媒体批评:悖论的复合体
254	...二、媒体批评的话语权力
263	...三、媒体批评与当代文化场域
271	...四、媒体批评的批评
276	...结 语 消费时代文学的意义
285	...后 记

引言 传媒时代的文学性

文学与传播媒介的关系,是一个历久弥新的话题。随着全球性消费社会的兴起,文学写作及文学的存在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作者身份的多向化,创作形式的多元化,文本呈现的多样化,共同构成了文学性在日常生活中的弥散与播撒。文学性已挣脱传统的文字阈限与心灵领地,在其他感官(如听觉、视觉、触觉)的伴随下,走进了日常生活的诸多领域,“什么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在当下成了问题。事实上,文学存在方式的变化,只是全球性艺术生态革新的一個侧面。面对这一崭新的课题,每个人文学者都在进行自己的思考。人文学界全球性的文化研究转向,可以看作是上述思考的一种跨国学术实践。我国近年来有关跨文体写作、超文本风潮、网络文学、文本间性、互文性写作、日常生活审美化、读图时代学术策略等问题的探讨,均是在上述学术情势下产生的。

事实上,文学性从来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概念,无论是中国最初的“文”,还是英文世界中的 literature,其早期“文献”、“读物”含义中的综合人文指向均相当明显。随着科学分工而形成的近代文体分类,本身也仅有数百年的历史。“文”的概念的内涵的收缩,一方面促进了“专业”写作、“职业”批评与“学术”研究的繁荣,另一方面也加剧了这些领域的自我封闭。于是,像散文诗、诗体小说、哲理小说等文学新类型的出现,便每每引起批评家们的困惑。从这个角度讲,像摄影文学、影视文学、网络文学、短信文学、博客文学等创作形态出现之际,文坛出现骚动、鄙夷甚至责难,也就不难理解。事实上,对于“文学”本身或

某种“文学类型”乌托邦式的怀旧想象,体现出的是一种保守、静止的文学本质观。然而,在笔者看来,上述文学形态出现的更大意义,正在于它们反复冲击着我们的“常识”世界:难道真的有所谓的纯粹的“文学”与“文学性”吗?

后现代的理论家们显然不愿给出肯定的答案。希利斯·米勒这样断言:“新形态的文学将越来越成为混合体。这个混合体是由一系列的媒介发挥作用的,我说的这些媒体除了语言之外,还包括电视、电影、网络、电脑游戏……诸如此类的东西,它们可以说是与语言不同的另一类媒介。然后,传统的‘文学’和其他的这些形式,它们通过数字化进行互动,形成了一种新形态的‘文学’,我这里要用的词,不是‘Literature’(文学),而是‘Literaity’(文学性),也就是说,除了传统的文字形成的文学外,还有使用词语和不同符号而形成的一种具有文学性的东西。”^①米勒的话在两个方面给我们以启示:文学媒介的变化引发了文学本身的裂变;思考“文学性”比思考“文学”可能更具学理意义和想象空间。

这两点启示其实相辅相成。如果说“文字”作为“话语”的载体而被赋予了某种神圣性的话,那么这种神圣性的实现从来不能脱离更为神奇的一个动态过程——传播。传播不仅决定了文学价值实现的可能向度,在当下而言,传播的方式和途径甚至成为影响文学生产方式的重要因素。这种媒介对文字创造本身的反向影响作用,在当前的文学生态中正日益得以强化。所以,问题的性质发生了逆转:我们已不满足于探讨文字如何借助于媒介而完成价值实现,而是反之——追问媒介对“文学性”的呼唤、延伸及种种变异。当媒介与个人的日常生活发生种种必然联系,文学性在日常生活中的播撒便成为极具诱惑和挑战的话题。对此,沃尔夫冈·韦尔施说得再明确不过:“美学必须超越艺术问题,涵盖日常生活、感知态度、传媒文化,以及审美和反审美体验的矛盾。”^②从这个意义上讲,对文学地位、前途及存在方式的重新思考便具有了理论与现实的双重意义,对一种开放、流动的文学观和文

① 希利斯·米勒:《“我对文学的未来是有安全感的”——希利斯·米勒访谈录》,《文艺报》2004年6月24日第2版。

② [德]沃尔夫冈·韦尔施:《重构美学》,2页,陆扬、张岩冰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

学研究观也就有了更为迫切的需求。

事实上,对传播媒介与文学存在方式关系的研究,近年来日益受到国内学者的重视。不少学者对网络文学、影视文学、摄影文学进行类型研究,取得了一批水平较高的成果,如黄鸣奋《网络媒体与艺术发展》、欧阳友权《网络文学本体论》等对网络文学、电脑文艺的研究,黄会林等学者“中国影视美学丛书”对影视文学的探讨,成东方对摄影文学的倡导与阐述,陈清侨、曾大兴等学者对流行歌曲的分析,反映出国内学者对上述新兴文学类型的学理思索。一些学者从宏观视角切入文学存在方式的研究,如吴元迈《文学作品的存在方式》、蒋荣昌《消费社会的文学文本》对文学的文本形态进行解读,回应了西方主流的文本理论、消费社会批判理论、后现代文化理论等。这些研究成果为本书的写作提供了较好的类型文学研究基础,以及考察当下文学存在方式的思想方法。当然,如何突破偏重于某种文学类型(网络文学、电影文学、摄影文学)研究的局限,如何凸显对上述现象的综合考察和整体思辨,如何加强对一些新兴文学类型(如广告文学、短信文学、博客文学)的探讨,如何走出现象描述和形式分析的理路,将文学存在方式研究与一般的大众文化事象研究区分开来,如何结合文学社会学和文化诗学作更深层次的探讨,这些都值得我们去认真思考。

本书的写作,正是缘于上述冲动。我们试图从文学性的现状而非主观的理想状态出发,探索当下文学的存在方式及其可能趋向。我们以现实存在的大量泛文学文本(网络文学、广告文学、电影文学、摄影文学、短信文学、流行歌曲、博客写作、传媒批评等)为对象,但不是对当下各种文学存在方式的简单描述,而是着意于在分析文学存在多样方式的基础上,对上述存在方式的形式机制、艺术伦理、社会效用、价值取向、发展走向进行界说,希图揭示出文学性在当下存在的多元化现实,及其中隐含的时代文化本质。当然,承认文学存在方式的多样性并对其进行认真研究,并不等于认同其中的艺术立场与价值取向。批判现存文学方式的低俗一面,发掘并维护文学性的诗意,在现代社会审美疲劳的情势下倡导一种诗性智慧,正是本书写作的基本立场和题中之义。同时,我们希望借助于对当下文学存在方式的研究,对日常生活中的文学性播洒及审美化倾向、文学的定位与前途、不同艺术

的跨语际交流、当代人文学科的综合倾向等加以探讨与批判,希望这种对文学生态与精神消费的关注能够为当代人文学者提供某种有益的启示。



第一章

瞳孔中的诗意： 图像与文学

20 世纪末以来,随着数码技术、多媒体技术和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图像文化骤然兴起。短短数年间,图像迅速地向社会的各个方面蔓延渗透,电影、电视、摄影、绘画、广告、画报、网络、DV、VCD、DVD 等,都以富有冲击力的视觉图像吸引着大众的眼球,甚至传统的纸质媒体也越来越多地以刊登大幅写实的图像照片来招揽读者。种种迹象无不表征着这样一个事实:图像挤占了文字一统天下的领地,成为人类传播信息的重要工具,图像文化成为当今时代的一道靓丽景观,社会审美文化已经由“文字主导”逐步向“图像主导”转型。

一、图像转型及其对文学的影响

(一) 图像转型的原因

图像转型首先得归因于图像制作技术的不断发展。1838 年,法国人达盖尔发明了摄影术,和摄影作品那种高清晰度相比,以往任何逼真的绘画都要自叹弗如。摄影术迅即流行于欧洲,在不到两百年的时间里,图像的拍摄和制作技术不断改进。1889 年,乔治·伊斯曼公司利用赛璐珞作片基来生产胶卷,进一步提高了胶卷的感光度。1924 年,德国人奥斯卡·巴纳克研制出小型 135 莱卡相机,摄影手段更为便利。20 世纪 80 年代,更先进的数码技术出现了,这使得图像制作技术又跃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最关键的是,数码相机、DV 在短短十几年的时间里就迅速普及开来,现在,任何人都可以利用数码相机轻易地

拍出高清晰的画面,并能把图像输入到电脑制作、存储。此外,photoshop、flash、3dmax 等方便易学的制图软件也被广泛运用,人们可以任意合成制作图像,图像制作水平今非昔比。应该说,图像的制作技术还在不断的更新完善中,我们甚至无法估计其未来会发展到怎样的水平。这种图像制作技术的加速发展,无疑为图像时代的到来提供了充分的物质上的准备。

图像转型的另一个原因是电子传播媒介的出现。我们知道,人类的进步是与媒介的进步相对应的,从一定程度上讲,整个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媒介发展演变的历史。人类的传播媒介大致经历了口传媒介、文字媒介、印刷媒介、影视媒介、网络媒介等几个阶段,这是一个越来越视觉化、多媒体化的过程。尤其是影视、网络等电子媒介的出现,更为视觉图像的传播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使人类迅速进入了一个“读图”和“读屏”的图像时代。丹尼尔·贝尔在《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中就已经说,当代文化正在变成一种视觉文化,而不是一种印刷文化,文化符号趋于图像霸权已是不争的事实。的确,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电脑、网络等电子媒介迅速普及,使信息的快速远距离传播更为便捷,通过光缆或卫星可以把信息在瞬息间传到地球上任意一个角落。复制是视觉传媒最优越的特点,它为信息的广泛传播和读者对信息的接受占有提供了极其便利的条件。媒介的进步使人们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近,麦克卢汉的“地球村”预言也被当今的现实所印证。图像借助电子媒介,二者相辅相成,犹如好风凭借力,长驱直入,迅速地走入我们的日常生活。

此外,图像转型也与人类对快捷、清晰的信息需求有关。科技的进步为人类提供了便利的图像制作手段和便捷的图像传播途径。而就人们主观需求方面来看,图像的大量出现也正好符合现代人对信息的主观要求。首先是人们对信息需求的快捷性。现代社会生活节奏加快,大多数人没有太多的时间通过细致的文字阅读来获取信息。实验证明,通过文字描述来识别一个简单物品所需要的时间是 2.1 秒,而看黑白照片为 1.2 秒,看彩色照片为 0.9 秒,看活动画面为 0.4 秒。^① 可见,通过图像能更快获得信息,这正好与现代人快速获取信息

① 任金洲:《电视摄影造型》,28 页,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89。

的要求不谋而合。其次,人们要求清晰的信息。通过文字描述,人们只能透过文字去想象,“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同样的信息在不同的人眼中可能理解起来各不相同,而图像表现的信息却一目了然,所以图像相比文字能在短时间内传达更清晰的信息。再次,关注图像是人类的本能。眼睛被喻为“心灵之窗”,人类所获取的信息80%来自眼睛^①,人类的阅读习惯一般是先浏览图像,再阅读文字,人们的眼球本能地被生动的图像吸引过去。利用图像传递信息比利用文字更为快捷清晰,而且图像符合人类的阅读本能,所以人类在主观上更倾向于接受图像信息。

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图像转型是人类认识发展的一个必然的过程,因为人类文化发展的进程,实际上是不断地从不可把握的东西变成可以把握的东西的过程,从前很多东西都是“不在场”的,要让它“在场”,人类就发明了语言文字把它抓住,但语言文字也还是比较抽象的,因此,随着各种信息技术(如互联网、图像技术)的发展,人们把握世界的能力越来越强,把握世界的方式也就开始向直观形象的图像发展,图像化也就成为一种必然。换言之,图像化的过程其实是人类社会不断走向现代性的过程。福柯曾经通过对空间的研究指出,人类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从黑暗的不可见状态,向光明的、可视的状态转变,传统社会强调的是“黑暗”、“封闭”、“保守”、“隐蔽”,现代社会追求的则是“透明”、“启蒙”、“照亮”、“看见”、“去蔽”。从某种意义上讲,文字对文学内涵的一种遮蔽(尤其是对不识字的人更是如此),而图像却是敞开的,可视的,因此,图像转型或文学的图像化,其实就是人类追求现代性过程中的一种必然结果,满足了生活在高节奏社会的现代人们要求艺术直观、可视、不费解的审美心理或消费心理。的确,在消费社会的背景之下,图像成为一种最廉价的消费对象。电影、电视等图像文化是后现代文化的代表,它们汇聚了后现代文化解构传统精英文化、消解权威等显著特征。图像文化消解了高雅文化往日高高在上的权威地位,精英文化在图像的阐释下也变得通俗易懂,图像文化的大众化走向使普通百姓有了享受文

^① [美]保罗·M·莱斯特:《视觉传播——形象载动信息》,18页,霍文利、史雪云、王海茹译,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3。

化的权利,图像文化是对昔日远离大众的高雅文化的一种反拨,从很大程度上讲,后现代主义的兴起成就了图像文化的繁荣。

(二) 图像转型对文学的影响

20 世纪末到 21 世纪初的欧美,“电子媒介时代的文学”成为文艺学界讨论的热点。2000 年秋,美国著名学者、国际文艺理论学会主席希利斯·米勒在北京“文学理论的未来:中国与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做了题为《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的发言。米勒引用德里达《明信片》中的话语指出:“在特定的电信王国中,整个的所谓文学的时代将不复存在。”^①现在看来,此言并非危言耸听,种种迹象表明,由文字向图像转型已成为不可避免的现实,一系列与之相关的问题都纷纷呈现在我们面前。

1. 图像转型对社会的影响

1936 年,本雅明发表了《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就机械复制艺术这一新艺术门类以及工业社会中的艺术阐述了他的见解。本雅明认为,艺术作品在原则上是可以复制的,机械复制技术促使了艺术的演替,艺术品脱去了独一无二的光晕向机械复制艺术替变,接受者在其自身的环境中去加以欣赏,它具有现实的活力,并导致传统的崩溃,艺术品的膜拜价值向展示价值替变。^② 图像快捷与广泛的传播性能使文化在更大范围内被普通民众接受,知识的传播不再是精英阶层内的小众传播,这是科技带来的一大进步,所以图像在推动文化传播上发挥了前所未有的作用。

另一方面,图像的直接性又在潜移默化地摧毁着人类在文字传播时代累积起来的理性的抽象思维的特征,人类所推崇的理性精神在图像的瓦解之下逐渐退化。人们面对图像,简单而被动地接受,图像与生俱来的缺乏深度的特点使人的头脑变得简单化。现代人阅读书籍的时间很少,大部分时间花在电视、电影、网络上,人们把这一类人群形象地称之为“沙发土豆”,他们置身于沙发和电视、电脑之间的狭小

^① [美]希利斯·米勒:《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文学评论》2001 年第 1 期。

^② [德]瓦尔特·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5~24 页,王才勇译,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

空间中,简单地接受画面内容,对问题疏于思考,一切跟着感觉走,由于长期习惯于被动接受,他们的理性、逻辑思维必然会受到影响。

动感的图像也令不少人沉迷于图像之中难以自拔,比如铺天盖地的广告把充满诱惑力的商品展示在人的面前,直接刺激了他们对这些商品的占有欲和享乐欲,人们浮躁地追求利益,尽可能地把五花八门的充满诱惑的商品据为己有,勤劳、节俭和对社会的奉献的价值观甚至为当下大多数人所嘲笑。

图像所虚拟的真实感也让一些人分辨不清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的界限,或者为了逃避现实而把自己置于图像的虚拟世界之中,或者把现实的世界当作虚拟的图像世界而为所欲为,导致犯罪。比如,不少年轻人染上网瘾,沉迷于网络上的暴力游戏,甚至在现实中模仿游戏情节而犯罪。

商业社会的图像总是把林林总总的商品展现在人们面前,优质的画面刺激着人们的欲望,图像的平面性吞噬着人类理性思考的一面,图像社会带给了我们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人们在享受图像,满足了求新、求变、快速获取信息的需要之余,也承受着图像带给我们的负面影响,因此,我们虽然没必要视图像为洪水猛兽,但也要学会驾驭图像这匹野性的烈马,科学地利用它,观之以辩证的方法,待之以理智的态度,在理论高度上加以科学的引导,才不至于在汹涌的图像海洋中迷失方向。

2. 图像转型对文学的影响

文学在图像的冲击下受到的挑战有目共睹,相比图像文化的火爆,文学的现状显然是“门前冷落鞍马稀”。据人民网报道,电视媒体是中国覆盖最广泛的媒体,电视人口综合覆盖率是94.61%,潜在收视人口是11.54亿。2007年网民数量有1.23亿,约占中国整体人口的10%。^①至2009年网民数量则翻了近一番,已达到2亿3千万。各类电视节目推陈出新,电影大片、贺岁片轮番上阵,处于快节奏社会中的人们无暇品味文学作品深含的意蕴,转而接受便捷、轻松的图像文化,读者们的眼球被一幅幅图片所吸引,日常生活休闲被电影、电视、电脑网络所占据,文学在市场经济和图像文化的冲击下,领地一缩再缩,人

^① 《人民网》传媒视线, www. people. com. cn. , 2007年10月7日查询。

们满足于快速地浏览图片获取信息,沉湎于电视、电影的画面以放松身心。

杜书瀛在《文学会消亡吗?——学术前沿沉思录》中对上述情形作了十分形象的描绘:从文字“阅读”转向视像“读图”,这是电子媒介时代、电信技术王国时代制造的一个严重后果。人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这个时代的显著特点之一是图像增值而文字减值,以至于出现了图像霸权。图像欺负文字,侵占文字的地盘,成为一种司空见惯的现象。图像在许多地方把文字挤兑得丢盔卸甲、落荒而逃。由此造成文学当前的危机。^①的确,随着以电影、电视、网络为代表的图像文化的崛起,普通大众一味追求视觉愉悦,对图像大肆追捧,人们变得越来越没有耐性阅读文字,图像与文字的战斗中文字已节节败退,溃不成军。图像时代中的时装、广告、电影、电视为人们呈上五光十色的视觉盛宴,“读图”充斥了人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文字成为巨幅画面一角的配饰,图像取得绝对强势的地位,文学的命运将会走向哪里?

现在的问题是,在图像文化的冲击下,文学的地位会完全被图像取代乃至终结吗?那倒也不然,文学还有它存在的理由。

首先,文学作为语言艺术的独特性保证它能以一种独立的艺术样式而存在,这是影视、网络等所不能替代的。文学长于文字描写,而影视长于画面刻画,它们各有千秋,在两个不同的领域发挥着各自的长处。文学可以运用文字进行细致入微的描写,读者通过阅读产生想象,这种阅读而后想象的审美意蕴是人们在优美的文字之间捕捉到的独特的诗意。所以杜书瀛先生在他的论述中又进一步指出:“不管图像怎么冲击,电子媒介怎么冲击,但是文学还是存在。文学不死的另一个有力的根据是,事实上它仍然健康地活着。文学自有它存在的理由。这个理由你不要从外部去找,而是要从文学本身去找。这种内视审美是文学独有的,语言艺术独有的。”^②

其次,虽然文学作品可以改编成影视剧,但经过编剧改编,演员的角色出演,与原作可能存在很大差异,而且影视剧因为时间、演员表演技巧的限制,也不可能诠释出原作中的所有细节,例如电视连续剧《红

^① 杜书瀛:《文学会消亡吗?——学术前沿沉思录》,14~15页,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6。

^② 杜书瀛:《文学会消亡吗?——学术前沿沉思录》,24页,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6。

《红楼梦》的导演、编剧、演员的表演虽然都比较成功,但有的情节过于简单,看过还是不太满足。

再次,有许多小说并不适合改编成影视剧,这类小说只能以文学的形式存在。影视剧改编的是叙事性较强、情节生动、视觉形象突出的文学作品,例如近年来因为作品改编成电视剧而走红的作家海岩的作品《一场风花雪月的事》、《永不瞑目》、《你的生命如此多情》,都属于此类。而另一类较晦涩的小说,例如意识流小说,根本不适合改编成影视剧,读者要了解作品就要看文本,这类小说只能以无可替代的文学文本形式存在。虽然当下很多作家可以为了书的畅销而写一些适合改编成电视、电影的小说,但这只是文学门类中的一种,小说家还可以从其他的视角表达自己的思想,这种方式是文学所特有的,在语言艺术的世界里表达情感的方式是千变万化的,在变幻莫测的字里行间,文学也在不停地寻找自己独特的栖息空间。

另外,文学作为语言艺术的高度理性本质,与以感性为主要特征的图像文化是互补的,无论是感性还是理性,都是人类意识的恒久领地,恒久不变。

所以,文学终结论的说法还是过于绝对。相对而言,金惠敏先生的看法比较辩证,他认为,电子媒介的到来,对以印刷媒介为基础的文学和文学研究产生了极大冲击,甚至可以说形成不可忽视的文学危机,它重组了文学的审美构成,并且瓦解了文学赖以存在的深度主体。但既不能把当前的文学终结论视同“狼来了”一类的儿戏,也不能把坚持文学的存在看作顽固保守,而应历史和具体地论析电子媒介将会怎样改造文学的形态和本质,文学能否突破新技术的围追堵截而劫后余生,乃至生生不息^①。

要之,图像文化的增殖,挤占了文学的存在空间,文学在图像文化的冲击下退至艺术圈的边缘,处于这样一个大背景之下的文学亟须正视环境变化,放下昔日的“精神贵族”的架子,在曲高和寡与媚俗获众之间寻找平衡点。媒体和技术的进步赋予文学新的色彩,但文学仅靠媒体和技术还是远远不够的,文学最重要的还是对美、对人性的终极追问,这才是文学赖以存在的关键所在。

^① 金惠敏:《图像增殖与文学的当前危机》,《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